

我的地铁

□冯志军

才觉得，宁波的地铁离我，原来是近的。住在江北育才路，单位在天水，平常只乘过1号线，也是不得已要去大榭看个人，第一次在宁波乘地铁。先生开车把我送到鼓楼，陪我进站买票，送入安检前，还再三叮嘱注意来去的方向，害我站在警戒线前看了半天。虽没什么意外，但初乘地铁的惴惴还在。没有常乘地铁的必要，和宁波的地铁有疏离感。

地铁真正走入生活在三年前，育才路开了单行线，绿色帷幕当道，通行比平常拥挤了，才知一直在说的4号线要从我家旁经过。不适应突然的改变，但一听4号线的终点起点在慈城和东钱湖，乐坏了。

慈城是我和先生的老家。

十几年前，宁慈路的破旧有名。去慈城的公交是331路，一路在坑洼的泥石路颠簸，簇新的城里人到慈城，逃不过灰头土脸满身疲惫。那时，我已宁波工作了，总牵念老家——慈城西门头乌馒头、民权路上碱水面、三勤村白茶、云湖水库摘摘公（方言，覆盆子）、妙山杨梅……还有逐渐老去的老屋……没买车，每次去，三四十公里的路被无限延长。我常踌躇满志地规划、想象，无数次靠近融入故乡的美好，都被漫天的尘土不着痕迹地抹杀。

故乡——那个纯朴厚实、一往情深的老城和我之间，有什么断然地横亘着。

慈城半浦乡是先生老家，每次去都费尽周折。换作现在，双东路上车乘地铁五六分钟后出口，叫辆三轮车花五元钱就能到他家。下午三四点电话告知婆母我们来吃饭，到了下午五六点，一家人早酒足饭饱了。以前，带儿子到半浦去看奶奶，从宁波往下可花血本打个出租，要从半浦到宁波，可谓一路曲折满腹心酸。先得打听谁家有小三轮，千托万托晚饭带后带到333路车站。机耕路旁，一家人捂上嘴等半个时辰，才看到公交大摇大摆到站。和先生一样回家“省亲”的人许多，大家默然站在昏天暗地中，脏乱让他们无言以对。上车后，抢座位、占地形，一脸漠然……在一次次周而复始暗黄色的往返中，回家成了很近的疲累、很远的符号，回不去又触摸不到。

地铁把这些都翻篇了，再也不用去想过去的艰辛。干净整洁、快速高效、时尚又富有慈城千年古城特色的4号线，哪处可与十几

年前的333或331联系起来?!

双东路站上地铁，花两元钱到慈城站，从蓝白主色调大厅出门，心胸开阔身心愉悦，没走几步，就能闻见老家那股硬邦邦味儿的空气。我在双东坊，我的老家就在左手边唾手可得，因为随时能乘四号线回去，我那无处落脚的乡愁有了安放之地。

东钱湖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。

2016年，老友来宁波公干，约定在钱湖见面。我很久才反应过来——哦，离我很近。和老友相知二十几年，现在他离我最近。一直以为，钱湖是“山色空蒙雨亦奇”，也是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，心之向往。曾搭车去过几次，拍照、同学会、祈福……匆忙中和不同的人，为些琐碎的事，但钱湖的美丽如星点散落在心中。

若是随我，定放下手中琐事，倾我所有办法，朝东钱湖飞奔而去，我想象着老友温暖站在东钱湖粼粼的波光中笑意盈盈。那时，阻挡我的除了琐事，更是交通——我不会开车，没有直达的便车，乘公交过去时间太长……等我费尽周折赶到东钱湖，老友已经离去……留下的唯有遗憾。

再去东钱湖，是因为近年爱上了马拉松，我常报个名和大家一起在东钱湖的起点出发，热热闹闹跑一段后避开众人，拐入岔道，按自己的意愿，环着优美的钱湖奔跑。奔跑在山清水秀间，民俗俚语中，人情世故下，湖光山色里……我在风花雪月中，追思我与老友的交错，续写我和东钱湖的前缘。

要再去东钱湖，因为有了4号线，我不用费许多周章。

4号线，是我的4号线，一头在我的老家慈城，一头是我向往的东钱湖，我在4号线的中间。就像生活的本真，左手是关于故乡的留恋，右手是风花雪月，而我在此地踏踏实实地柴米油盐。我既有最初的踏实，也有生活的向往，既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去年十二月的一天，4号线开通了。刚入职四号线一年的侄子说：阿姨，我带你去乘4号线吧！从东钱湖到慈城，再从慈城到东钱湖……

好，请你带我去乘四号线，从慈城到东钱湖，从东钱湖再到慈城……

断舍离

□王雪培

转眼间又到了年关，女儿趁双休日说是要帮家里彻底搞一次“断舍离”。“断舍离啥意思？”“大扫除。”“好呀！”我当即表示赞同。后知后觉的我现在才明白，“断舍离”原来是以清理房间为名，实则是大手大脚、不怕肉痛地丢东西罢了。

儿时，物资匮乏，从小养成的生活理念加上传统的“艰苦朴素，勤俭节约”精神灌输，节约之风传承了几代人，深植心中。所谓断舍离，何来之有！

首先，断舍离从贮藏室开始。积木、雪花片、灌篮对抗机、轨道小火车、恐龙蛋、变形金刚等等，两大箱女儿儿时的玩伴，此刻全部被她无情地抛弃。那是与童年的告别，我一遍又一遍抚摸着外壳包装盒，真有点依依不舍。女儿过来：“妈妈，几万元一平方的房子，您就堆放这些垃圾？”紧接着，陶瓷脸盆、陶酒杯及陶瓷冰碗都被无情地处理不要了。“这脸盆，是我先进工作者奖励的；这陶酒杯，是我退共青团时团委发送留念的；这冰碗，是我知识竞赛答题得到的。”我眼眶湿润委屈极了，像无端地告别了昔日的一些挚友。

旗开得胜的她，又将战役阵地转移到书房，顿时，书、刊、报、学习札记被砍掉了不少。不甘心的我，蹲在地上仔细地在旧书堆里淘宝，挑上几本《作文技巧指要》《优秀作文选》《好事好作文100篇》《作文点评辅导》等书，准备送给民工子弟学校的小朋友。

紧接着，女儿提出要帮我清理大衣橱，说里面东西太多太乱，扬言要大刀阔斧地丢掉衣被。这次我不退让了，坚持原则，非要站在现场督工。我的衣服我做主，丢掉的衣服，我要一件件试穿过。没整理多长时间，母女俩额头、鼻尖都冒出了细细汗珠。出汗的源头不在衣服有多多、不在试穿有多累，关键是我们母女双方起了争执。

那是一套土布床单和一对枕套，是我退休时一位学生从遥远的家乡特意寄来送我留念的。虽然，床单落水后有点发硬、笨重，必须要借助洗衣机才能完成洗涤工序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他母亲自己纺纱，一梭子一梭子织布制成的。每次看到非遗产物的它，我就仿佛看到那位家长油灯下织布的身影。对我来说，师生情谊重于泰山，相当珍贵。现在却被女儿随手扔在地上，我气愤极了，脸黑乎乎像挂了个秤砣，拉得长长的。“这件红色毛线衫是我上大学时，姥爷从军人服务社托关系找人买的毛线，姥姥连续编织几个夜晚，必须留着。”“这绸缎骆驼棉袄，是我做新娘子时穿的。”“每一件衣服都有它的故事、温度、情感和出处，你不懂，永远体会不了。”

有些衣服还崭新，质地也上档次的，无奈我现在身材变胖，没穿几次就无缘了。我主张给小区的清扫工小白、小荆她们，女儿主张直接处理掉就行了，并且看也不看说：“人家清洁工，下了班穿着打扮漂亮、时髦，谁要你的旧衣服？”不一会儿，衣服在地上堆积如山。火，终于爆发了。你扔我捡，各不让步。眼看事态向更严峻方面发展，女儿突然抽出一条呢格子短裙说：“哎哟，这个样式、颜色我喜欢，不要扔不要扔！”边说边试穿起来。“妈妈，过去你腰好像蛮细的嘛。”“胖子曾经也苗条过！”我极不友好地答道。

哈哈，想不到，我家的“断舍离”要紧关头“断了片”。